

奏牘

序

憶曩爲庚嘗諳闈試出呈草　羅孝可先師師笑曰凡爲奏議忌論策氣爲論策亦忌奏議氣予試牘誠

往惜類奏議耳時余談兵
食事稍激先師因以為規
去之十餘年卒驗負負良
媿以今觀於同門友都諫
凌君駿甫奏議抑何直而

蜿洞屬微至幽類吾先師
所云也駿甫生辟葷血望
如深山道人每過其邸中
繼縢做牆臧獲樸謹惟聞
兒曹讀書聲與其談言言

玄遠蘭雪內薰至其氣諠較然雖復炎流金寒凋地不能易其中之所守發之一盼往當其里人柄國時炙手可熱駿甫絶不詣其

門事存岸異非特不阿之已也觀其初珥筆即以眞心婀婀爲盟恭勤廉遜羅列四箴以繩已亦以繩人無隻語不堪覆按者乃余

所推服駿甫不惟是駿甫
一羸秀書生耳非於兵家
事夙授也邇自總樞垣之
重二載於茲諸凡奴寇情
形撫鎮功罪東島鮮局西

陲纍端目覽手批口占眉灼莫不纚纚然具中機宜嘖談之蕆月之前而其效遂響答於數百千里之外也可不謂難哉昔先師宦

都諫時適關外警聞旬日
十疏迄今頌滿人口目惟
駿甫傳其衣鉢耳況懸今
視昔危苦尤倍過之然先
師竟以是階奉常翱翔卿

寺而駿甫不免外遷豈垣
規銓法乃逾晦且苛於往
時乎噫難言之矣駿甫所
著有㴑𡏖錄使岷詩家多
抄本未見書幽𢅥特絕茲

其經濟一班云後之君子
讀是編者嗟慨慕謂如此
才屈從恒調蔽賢失士之
議將自有任其責者責於
駿甫爲媿乎司國橡者愼

無樂乎以無媿加人而以
蔽賢失士之譏自予也哉
戊寅重五日門年弟黄
景昉頓首拜書

奏牘

卷一

遵　旨回話疏

奏牘

卷二

廢臣幸邀曠　旨疏

欲杜欺蔽之端宜伸謇諤之氣疏

宗室考驗授職疏

卷三

奏牘

卷四

○人才保任實難疏

民訛有因亂萌宜杜疏

登島諜報全疎犯解仍無的據疏

圖奴固不足憚制勝尤貴萬全疏

奏牘

卷五

奏牘

卷六

卷七

邊臣屢以病請疏

鄖陽撫裁撫之理疏

行師將有利鈍塘報不宜參差疏

西陲兵感雖震邊釁已深疏

奏牘

卷八

禮科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目擊時艱恭承

明訓敬因歲事之終揭眞心以規實效事竊照叅載

考績黜陟幽明自古愼之我

皇上慮周民瘼綜覈吏治凡以歲事至者分别功過

無枉無狥業視前而加嚴矣復

特召諸監司詢廸之咨詢之於震疊之中寓色笑之

教

聖鑒光明愾乎有遍燭之思焉眞所謂千載一時難

得易失諸臣鱗集

闕下有不洗心滌慮以仰慰

如傷萬一者非人也然謂諸臣之果能始終洗滌吏

治之果能徹底澄清臣猶未敢信也何以言之

習氣之相蒙在肺腑性靈之陷溺非一朝借片

刻之

嚴綸醒積年之沉痼臨淵涉氷之懼恐以

天顏漸遠忽忽易忘身家妻子之私將無

國門甫離展轉復熾迷城互啓業海長淪蹻跖蘖

頃轉瞬易而此殆非

功令之所能繩鈇鉞之所能劊也謹揭眞心爾字

爲諸臣廻光護照之資惟此眞心炯炯湛湛孤

寄單行無葛藤之可攀無墻壁之可靠出不負

人處不愧巳既在夢而能劊亦入脂而不濡如

吏治之病在貪也初未甞知其爲貪以爲是種

種者應得之物耳第還思一絲一粟之細苟非

甞俸盡屬可疑頂冠束帶之倫下同市販奚堪

靜對從此細細窮詰有一毫瞞不過處卽眞心

也如吏治之病在競也初未嘗恥其爲競以爲是營營者擬至之徑耳窮還思媕阿囁嚅之態對面難施低廻曲折之腸捫心自愴從此嘿嘿推勘有一毫忍不得處即負心也舉此心擴而充之毋分堂下萬里爲兩境毋分對獨對衆爲二時毋謂長安道上有可蒙之肺肝毋謂春明門外有不及之指視刻刻奉一聖明在上如禍譎之將至則破民蠹國之事自不敢爲刻刻繪一流民在前如饑寒之

刺目則敲筋剜髓之事自不忍爲刻刻凛一監

史在傍如告誡之相及則塗面喪心之事自不

屑爲以嚴冢刃其寬仁以疆直行其平恕心事

光明事業俊偉皆此眞實一念基之也不然者

煌煌

明訓揭若日星諸臣儻漫然承之衷如充耳怙終不

悛莫此爲甚則朝列寇裳夕嬰縲絏

主恩何可嘗恃悖入悖出多算多敗

天道何可倖邀甚者干和歛怨身爲厲階閭左空虛

盜賊蠭起此時高位斷難久居金穴未必堅擁

上負

教養下玷身名辱及妻孥穢播青史明發不寐有不

瞿然悚然汗浹於背赧發於面者世間恐無此

冥頑不靈之物矣昔孟子以無羞惡是非之心

為非人臣故於諸吏

陛辭之日挈人人皆有之心以相付謂革面不如革

心是在

天語一提醒聞耳伏候

聖裁嚴飭施行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四年二月初五日具

題十八日奉

聖旨人臣營私溺職總根於欺揭眞心以規實效這

本說得是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為欲儲眞才須愼始進謹明不變塞之義以發

多士誦讀之眞以副

聖世教養之實事竊惟我

國家用人除貢舉無旁求之法士子思所以自見

合科目無奮跡之階從來豐功偉樹卓犖千古

者皆自

臚傳之一日為務諸士甫離與湛無尺寸功遽叨

清華之選輙膺民社之寄其為任至重為遇至

隆人人具有血性誰甘暴棄自外

生成臣所鰓鰓慮者謂心不足以御物則攻苦茹淡之意漸奪於紛華靡麗之場氣不足以居身則察言觀色之衷漸流為足高氣揚之態識不足以持變則獨往獨來之槩漸惑於東西南北之歧力不足以要終則晨燈夜帷之勤漸化為頹息偷安之習於此不隄其漸小之係一身之休咎大之關一世之隆汚所云不變塞者何居焉故有言之似迂似固而切中膏肓最關本體者

特舉爲新進諸臣勸一曰謹財用以全素尚諸士旅食長安非家貲素裕者勢必假貸於親知假貸路熟如取諸宮中而用之他日或計息抵償或未必計息抵償而别圖所以償之者種種皆傷廉之媒也今何如於一切出納時畧加酌損俾目前省一分浮費即異日省一分妄營前後從長打算雖欲多爲稱貸而不能矣況僕馬鮮華酒食豐腆盡違寒士本色亦有志者所不樂居也一曰戒馳逐以勵恬脩諸士席珍待聘

如女子之待年釋褐未幾固依然婉孌之季女也儻遂譊譊譊焉侈口角之短長謀所集之枯菀意指多岐趨向無主其爲不祥孰甚焉目下爲諸臣計何必以清白無累之身取不相涉之事横貯胸中自投機穽種種局外是非只應付之不見不聞而元氣之醞釀於將來者不少也一曰存小心以勗靖共敬愼者居官立身之本也人臣出位躍冶之思旋萌旋遏昔此不敢一念

制之竊評

臚傳之日諸士業進

皇極門猶有笑語諠譁趨翔失度者雖草野未諳

朝儀無庸苛求而即此踈不能持之一刻得無於

咫尺

天威之下稍稍有敢心乎敬儀可以定命盡禮始能

事

君豈騖細故而弁髦視之也一曰惜時日以圖職業

自帖括呫嗶之日煩往往以剽竊拾青紫無眞

學問因而無眞經濟學優而仕者未之見也今

宜斷以觀政之日爲始諸凡
國計邊防民生吏治各隨其精神才思之所近實
實究心再舉
祖宗朝典章各衙門掌故廣蒐精擇細加研討俾燗
粗具綱領庶不至如暗中索路倀倀奚之耳是
何可一味悠忽只從弘寓偃仰朋好遊嬉坐消
此白晝也以上四欵畢畢無高世之名無過人
之事諸臣志青生未遠似亦人人饒爲之者饒
爲而莫之肯爲大率誤認此登庸一路爲謀安

營飽之路而澹泊寧靜之言不入誤認服官一
途爲競長角短之途而温恭儼恪之言不入起
念旣差四維都裂舉世所以無事功士人所以
鮮學術總緣此種關頭未經勘破耳臣故不惜
多方提醒更得
聖明一言申飭斯於不變塞之旨思過半矣臣無任
屛營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四年四月十一日具

題十四日奉

聖旨臣子守身恪職全在精白慎勤沉屬始進尤宜

虔飭這本內四欵說得是若進士中有囂競浮靡

不遵約束的指名參來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為敬循職守摘舉宜斅者不盡斅宜停者不即

停伏乞

聖明裁斷以杜冐濫事臣惟名與器之不可假也上

借此為勸懲下視此為榮辱惡辱求榮人情何

所不至必有畫一之法以隄防之使不得越幅

而倖覬焉近來世法相蒙曠猶日甚封多駁少

則受長厚之名固陋因循遂成不破之局名實

乖舛黑白混淆豈細故哉臣辦事本科在禮言

禮一以爲賻卹之宜覈也夫贈卹出自
朝廷施之臣子榮哀備至則夫其實足存其幽可闡
質之輿情快然靡憾者當無俟再勘矣儻原非
親歷戎馬而猥云盡瘁封疆併未嘗鞅掌拮据
而藉口致身職業或偶然隨衆附和而文以慷
慨批鱗此不當一一追覈乎更如同一盡瘁而
所懋之功罪較殊同一致身而所值之難易較
殊同一批鱗而所爭之鉅細較殊此不當一一
剖覈乎誠使臚列其生平而衷之天理人情之

極自然毫髮莫遁銖兩適均
恩意雖寬直道難昧亦何得不爲
皇上靳此一綫也一以爲表揚之宜嚴也夫表揚有
巡方之奏自下而上勘結幾次保證多人庶幾
不失眞面目然就內尚不免濫觴近且子孫自
行陳乞牘滿公車下至武弁胥吏槩瀆
天聽截鳧以續鶴則長短不倫刈蘭以及蕕則芳臭
竝混夫植卓楔表門閭則風教之所攸關非直
爲觀美之資也今後果有粹行奇節灼然不朽

者無論官民人等悉宜聽巡方覈實具
奏且安在兩閘之正氣一時盡鍾名閥不及单門
寒賤哉紛紛陳乞如皮置焉可也一以為副榜
准貢之宜停也往時副榜止行奬賞無關重輕
人亦不甚屑意茲既有
恩例可援則有力者往往預為躐美梯榮之地司存
者因而私其過贄入幕之人居然飾贋為眞不
難改頭換面即以是科言之各省直副卷何故
不與正卷竝解延捱歲餘至今參差未到其弊

因立見巳夫准貢優選一途視之賢書翻得速
化就使副榜果眞尙須衆聚文義分別去取萬
無一槩從優之理若之何以贋鼎充數也哉臣
竊謂庚午以前屢奉
明旨業經詳覈者自應聽部酌覆以昭
渥恩其庚午一科參差未到與夫到而不必盡確者
或斷自
聖衷徑行停止當亦斥欺杜倖之一端關係吏治不
小也臣推勘至此大都例必要其至當義必顧

其所安非專以矜刻取名止期於情量允愜詩

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人能護惜

朝廷名器如自護其藩籬而恒惕以瞿瞿之心思過

半矣伏祈

宸斷勑部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具

題十四日奉

聖旨近來雁鄉及副榜准貢委多倖濫這本說得是

該部即與議覆

禮科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奴情叵測

廟算宜周謹陳目前機宜以備採擇事奴頓兵凌城之下凡三閱月我師武臣不聞出一奇以制奴殲我關内外之鋒銳僅一當奴遇伏輙潰凌竟束手折而下於奴焉此時我之虛實一一爲奴覷破中外洶洶咸慮奴乘勢深入適接邸報奴已東遁臣竊惑之謂出於饑窶耶而奴之攜且方張謂出於飽颺耶而奴之欲豈易饜就中狡

謀大費控搧臣請以臆爲之借箸長山之潰卒陸續來還者不能以半其鳥獸散者去無所之未必不藉寇兵也凌城之將士僅祖帥與二十七人脫虎口來歸耳此外祖可法等尚不下萬餘聞並已剪髮而蒙面也君輩我用以捍奴或不足奴用爲嚮導以窺我則有餘是可虞矣且我兵士之在奴者父兄妻子咸在寧錦出者內顧居者倚閭兩情牽繫瑕釁繇生此時非我用之以圖奴即奴借之以賺我安之與危間不容

髮又可虞矣臣間鷙鳥之將擊也必伏毒蛇之將奮也必蹢凌距三岔不數舍過此即奴穴也安知奴不暫匿影以懈我以退爲進裏合外應以襲我之不備乎則關以外可虞已已之冬奴舍寧錦而迂道以闖我薊門如飄風疾霆從大安諸口以入使我耳目不及掩今安知不聲東擊西踵往歲故智越籓籬而窺堂奥乎則薊門更可虞矣以臣之愚爲今之計關外急著在慰勞援人之親屬而善用之我兵士陷奴者特爲勢劫

非其本心是應百計以招之多方以諜之導機相便隨宜變化使成則爲合浦之還不成亦爲潰癰之決則丘禾嘉祖大壽目前事也薊門急著在從實整頓戰守如各鎭某堅某瑕果否足遏戎馬之入各鎭之兵某勁某脆果否足制奴死命何以首尾呼應使勢如常山何以主客同譬使氣聯臂指此必在在打叠時時如待奴之來一一實際不作僥倖之想則曹文衡傅宗龍目前事也至奴之得力最在奸細無地蔑有黑雲

龍兩載奴巢一朝歸正朝廷不加顯戮還以舊銜所以駕馭顛倒良有深意卽雲龍雖然人視妻孥繫懷應自無他但彼久於奴中今留之京邸萬一奸人潛入暗中往來狐嗥鬼瞰嫌釁易萌則亦意外不必然之慮而不可不另議安頓之法者也抑臣更有進焉兵有別才亦須慣手必素嫻軍旅之人以之臨戎然後神閒氣定能於茫中出奇遇變不亂此等人最宜愛惜不應擲之空處遼撫丘禾嘉之遷

南岡以撫鎮不和耳今祖鎮從萬死一生之中與丘撫作同舟共命之侶昔爲胡越𤔡今爲兼𤔡矣既以關外九城付丘撫收拾是必删其𤔡之虛銜還以遼之實職而後使得穩心於遼不至遊移委卸也此目前當議者也登撫孫元化固久於遼所朝夕與奴從事者也奴之情實地之險夷固熟知之非乃徙之登萊登萊非用武之地本無急才也而緩用之矣此宜仍移之近地俾遼緩急得資其一臂之用又目前當議者也

臣白面書生安知兵事姑瀝陳所一二管窺者

若此恭候

聖明裁擇施行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具

題留中

禮科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人情囂詐日甚

功令約束宜嚴謹陳目前應禁事宜以重紀綱以

肅

輦轂事臣伏覩我

皇上葑非不遺邇言必察江海不擇細大兼容建直

言之旌設敢諫之鼓務期無一善不收無一物

失所此堯舜猶病之

盛軌也然使無必行之法以隄防之則人情樂於寬

大奸先易乘工於揣摩賣擾無厭本以明目達
聰漸至熒視惑聽所關世道人心體統名分良
非淺渺臣滋懼焉謹列爲四欵仰塵
睿覽一在越奏嚴借題之禁近日各
王府宗室越關奏擾者踵至臣莊誦
明旨申明
典例不爲不嚴而不窮所以奏擾之繇終不得而禁
也今既惕以
祖宗之制關以入

告之件仍有仍前月禁紛呶不巳者當察其奏內情
事果否曾經抑勒在言本指有無借題詐陳從
公激發與挾私窺探者有別實關利害與受人
主唆者有別一一推見至隱而各坐以應得之
條庶幾情不苦於上達計自沮於倖投或者自
就衰止耳一在鼓狀嚴誣訐之禁民間眞正寃
抑日月所不及炤雨露所不及濡者豈其無之
然決不能望長安一步其間闖而來者大都口
舌爛翻狀貌獰劣非挺險之奸徒則幇惡之訟

師乃搶地呼天強半婚產細事居下訕上無非要挾邪謀臣等輸直受狀時覩其一往兇焰莫可嚮邇知非受人簸壓者正須就狀內重大事情實實推鞫到底嚴加等反坐之科以儆動其身家顧惜之念自不至冥行而無忌也一在私揭嚴匿名之禁

長安門外叩馬投揭者何日蔑有所舉所議何足盡漶然猶得以耳目及之紙上姓名固歷歷可覆按耳獨有一種匿名私揭非藉以行私即圖

之洩憤械最毒而謀最陰往往足以擗平地之風波伏無端之陷穽臣竊謂設若齊民中有此偵知即付法司衣冠中有此敗露立行褫斥俾之曉然知伎倆無所復施禍人適以自禍亦何利而爲之乎一在撤家嚴遊棍之禁

輦下五方雜遝誠不能過爲譏察然總衆其凡熙攘往來無非脩四民之業者也乃有不耕不獵非士非商三五成群以假騙爲生涯者冠紳不必謀面盡可揑借姓名愚蒙墮入𣪊中橫遭摷

金白晝此而欲根緝之別無他法惟嚴諭所在歇家寓所查其來歷將其動靜察其交游窟穴縱深踪影何難立破是在五城與緝事衙門加之意耳設此四禁而

都下首善之地亦庶幾漸底肅淸矣抑臣以爲之四者猶明禁之所及也更有一等妄肆雌黃恣弄筆墨溷入津要之幕如所謂淸客山人者士大夫或習其便辟輕與作緣或畏其機鋒勉爲折節因遂倂其性情嗜好議論趨向一一窺而

竊之以行其搆𢆯簧鼓之私逞其役智獻奇之
習世途險仄多孫兆聾第槩行驅遣不無紛擾
勢亦不能睢願大小諸臣遠之而已敢因條列
禁例而并及之統祈
皇上嚴飭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 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五年六月十二日具
題十五日奉

聖旨這本內列禁諸欵有裨法紀宗室越關奏擾典
制甚明其鼓状究誣匿揭燒燬查屛棍徒俱依議
飭行還著城衛衙門循職譏察但不得借端生事
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奏爲遊棍走空設騙微臣無端被借乞

勅嚴究根因以明心跡事臣最駑下叨列侍從兢兢

夙夜罔敢尺寸踰越通籍已歷八稔無數椽之

居無半畝之產卽去歲挈家長安依光

日月燃藜吹藿無異寒酸所携家僮五人扃門不使

出入自謂簡束頗嚴不意本月二十八日突聞

有借臣家人名色設騙致被廠拿者臣惶怖欲

死隨向刑科索廠招閱之知曾歷者爲知縣羅

朝彦借臣家人名色者爲而棍湯榮而又有僧
人雪門壽守者居間說合如許姓名臣茫無一
曉不啻風馬牛有何干涉不知彼營陞者何因
何緣何憑何準而輙墮其雲霧也長安白日鬼
魅塡衢塞巷臣近具人情譸詐一疏中有嚴禁
欺家遊棍一欵欽奉
明旨通行申飭豈意咄咄怪事乃自臣身逢之今幸
各犯巳現在鎭撫司嚴訊之下何情不得要見
湯榮旣係家人居停向在何處有無出入臣寓

曾否見臣一面及羅朝彥何故輕信僧人說合
曾否對臣面孔務將就中一段來歷直窮到底
儻與臣有一毫干涉卽以身膏
斧鉞所不敢避臣謹昧死剖瀝以
請伏乞
皇上勅下鎭撫司一併根究施行臣無任惶悚呼籲
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崇禎五年六月
奏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官員賄囑行私與棍徒指借誆騙真偽易分這
事情候研訊自明凌義渠不必陳剖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

功令期在必行下情尤宜兼體謹據所聞入

告仰祈

聖明憐察以恭將來以廣德意事臣適見巡按直隷

監察御史徐尚勳縣官自縊一疏業奉

旨查明據實具奏矣適得之長安往來之口皆云三

河知縣劉夢煒以新甲科筮仕未及兩月爲本

境盜刼餉銀三千兩責令賠補議處一時情極

計窮遂爾甘心引決人言籍籍似非無據夫失

盜賠補

功令罰貸而賠補於受事之始措辦誠艱然何至

以性命輕殉在夢煒固爲奉法而蔽於愚殆亦

有處之未得其平者乎夫㡳寇裳而褫聽䙰匪細

故也蓋㯹之過急雖長吏不免喪其樂生之心

何有於庶民計無所施雖室家不能保其相聚

之勢何有於長物旣遭逐之不辰至進退之維

谷復拘牽而多畏遂㱙死以無餘若此一官者

信足悲矣臣因是而思數年以來兵興盜起法
令滋章在外以催科詿上考在內以鈎索爲深
文豈少蚩蚩之氓計窘追呼陷身溝瀆付之不
見不聞而莫之控告也乎豈少冠帶之倫畢命
幽遐魂飛湯火等之習見習聞而莫之收䘏也
乎即以此一官之寃死而惻然動體羣臣之思
油然作子庶民之想未必非我
皇上仁術之一端也大抵上與下之所以相馭者惟
此鼓舞激勸之妙用耳使人人有重爵祿之心

則高者將自奮於功名而卑者亦相安於義命使人人有輕身家之念則愚者不難戕形滅性而悍者必至裂簡踰閑所關治理夫豈淺鮮抑臣非謂地方失事不必專責縣官也要之以必獲寬之以期限務就羈督之中不失軫恤之意奈何以數千金奪一官之命恐天下纍綬吏妄議

朝廷之意重在金而不在官至謂嚴失事之償者亦重在獲金而不在獲盜也盜其終可息乎伏惟

聖明垂察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具
題十七日奉
聖旨劉學燁事情是否果因賠補恭何嚴旨有何逼
迫麥義渠著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奏為遵
旨回話仰祈
聖慈鑒宥事臣於本月十一日具
功令期在必行一疏奉
聖旨劉廖燇事情是否果因賠補奉何嚴旨有何逼
迫凌義渠著回將話來該部知道欽此臣跪捧
嚴綸不勝戰栗伏念臣叨列諫垣以言爲職偶因劉
廖燇一事率爾入

告
皇上不即加以
斧鉞責令回話臣敢不據實以對夫夢焯失盜賠銀
事情長安傳聞已久臣草疏時留心查訪知其
到任甫新遽遭刧鞘戶部有強賊截刧餉銀一
疏奉
聖旨解餉沿途防護屢旨嚴飭如何仍然疎玩致被
橫刧劉夢焯及縣衛巡捕各官著查明議處仍著
該撫按一面勒限責賠戴罪緝獲奏奪飭備弭盜

自是地方官專責不得更議鎮兵迎護以滋紛擾誘卸欽此是固未嘗法外嚴督也麥煒多方那處業已賠過千金奈因失事負罪按臣復命參處部覆改調奉旨依議施行是又未嘗有意苛求也然既已改調便非三河縣官後之未補者無從措辦前之那處者勢必急償外則措貸無門內則家徒四壁引頸長號不免智窮而慮短雖為錢糧責成者未必有逼追之心而方議賠旋議調事勢至此已

不幸而有其迹矣臣前疏亦云處之未得其平
情形未悉乃
聖明無微不燭直欲詳究其根因也至於失鞘代賠
原屬成例從來未奉
嚴旨臣疏具在未嘗妄牽一字所以不辭瀆聒言之
涉激者誠爲目下奉行
功令不無太過舉一以例其餘或亦杞人不必然
之慮乎疎愚之罪萬不容辭因事進言血忱可
質謹據實回話不敢一毫虛飾伏惟

皇上俯賜矜察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崇禎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具
奏二十六日奉
聖旨劉廖煒自盡事情著速行查奏言官奏事惟據
理從實豈得信口揣議凌義渠姑不究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貢生

廷試屆期夙弊宜刬謹循職掌條列應行事宜仰

祈

宸斷事竊照我

國家造士科目而外歲取各省直生員食糧年深

者充貢到部聽翰林院嚴加考較至鄭重也

祖宗朝兼論文行以性資純厚學業有成爲主考試不

中式者遣復學肄業提調官吏論罰有差亦至

廢弛也自古意盡失科目单行而明經一輩若無足為重輕幷考較一法往往藐為故事軒輊失當懲勸不行高下任情貽獨無忌積玩巳非一朝濫觴何所底極臣恭繹

聖諭凡所為敦實去華黜浮崇雅者無所不至而尤於教職一官諄諄三致意焉夫明經為教職之所從出學業之所繇與而縉紳一方則又民社之所倚重也嘗

聖主力行之始正諸臣恪共乃職之會亦士子洗心

自奮之期苟能實圖振刷庶幾馴致改觀謹因

試期已迫列款上

許一在嚴巡綽以塞弊竇試場奸弊最夥詰之不可

勝詰豈有

廷試

大典而漫無譏防合無於

長安東西兩門特設一官訶禁來往而傳遞窮於

無所入內則設巡綽官數員多方覺察不容彼

此交頭附耳而倩代窮於無所施監試者毋諉

爲沿習難破也
禁廷何地
天威咫尺安得不倍加整飭乎一在公閱卷以羅眞
才士子白首窮經僅博一日之知遇若姸媸不
憑尺幅而甲乙盡出袖中借寒畯爲之資爲
周旋津要之具無論上無以光
盛典下亦何以愜輿情今願諸臣之閱卷者各出明
眼一秉公心非文理優長字畫端楷者不得輕
呈

御覽其有本領全荒謬悠潦草者宜間黜一二聽該
部發回肄業以存雋制第遠省如滇黔兩粤萬
里匍匐淪落堪憐似應稍從寛假明示法外之
恩可也一在酌覆試以杜假冒諸生鱗集
闕下赴部投文必親具供单細開年貌鄉邑以憑磨
對爲法綦密近亦視爲故紙庋置弗問矣合無
於
廷試揭榜後責該部再行覆考面出供单叅驗筆
跡一如中式舉人親供之例如此而猶有攺換

頂替希圖混淆者亦鮮矣一在審年齒以定銓

除貢與科甲並列號爲正途將以爲人師居民

上衰庸與佻薄均屬不堪合無於謁選過堂時

察其真正頹邁者祭詳

典制或准給冠帶榮身或量與七品散秩亦未失優

老之義至如恩選副榜中有年未及艾仕閱歷

尚淺者不許挨資徑選仍分送兩京國子監讀

書老其材以儲異日之用未必非造就一端耳

若此四欵非敢以臆條列也不過就目前濫觴

之中寓隄防節制之意務以遵照
會典闡繹
聖謨酌情法之可行期德造於無斁如斯而已伏乞
勑部議覆施行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六年四月初十日具
題十三日奉
聖旨教職最關造士貢試尤宜嚴覈這本內四欵有

神鑒飭著該部郎與覆行

禮科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議謚寧嚴無徇寧詳無忽敬攄一得以襄

大典以裨激勸事竊惟議謚一節延曠至十餘年之

久我

皇上允臣同官張國維之

請

勑部議覆業奉

旨發單諮訪刻期舉行矣而臣猶鰓鰓過計者謂賢

否混列薰蕕共器則疏觀精別因物肖物之難

甲乙曹分是非互見則議論歸一務期至當之難乎奪相形怨謗易起則信心信理絕無瞻顧之難有此三難而欲取裁於數月奮筆於一朝勢不能也夫古聖王既以黜陟定人生前之功罪而復制爲謚法以著身後之褒譏豈如恩澤在一時可以幾倖而得虛名在齒頰不難假借而傳乎位高者德不必諸其高位下者品未必處其下有炎赫勢要而當前已見其奄奄有寂寞下僚而日久轉想其犖犖此不當以官秩之

崇卑論也雖有賢子孫不能飾前人之所無雖
無賢子孫不能沒前人之所有如果清節可風
百代猶樂傳其事畢竟穢跡難掩子孫亦惡聞
其名此不當以門裔之榮衰論也人固有百行
未足當一善而一善足以槩一生者舉其本以
賅乎末存其精而畧其粗名建白豈必在多眞
學問先立其大此不當以材局之偏全論也鄉
曲月旦既難盡憑耳目流傳仍多失實他如至
德隱行骨化形銷不言祿而祿不及不期名而

名不至者豈其無之此不當以聲聞之顯晦論
也故陳乞自後人已失古初之意徽芳及誌傳
不無流宕之詞要以折衷於徵信之實錄參驗
於直道之人心庶幾百不失一特患當事者拘
牽世法未能設誠而力行之耳昔蔡邕自云爲
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於郭有道一碑差爲
無愧古人自愛其鼎郎一碑不妄下筆矧以煌
煌
懿典而輕狥人意取悅一時其貽慚不尤甚乎持議

者果將凜承宥之念而曲筆自無所施矣宋李黼陳執中之得謚爲恭也韓維駁之再三夏竦之得謚爲文正也司馬光爭之甚力古直臣面目嚴冷大毀不肯依違斷斷乃爾今豈遂遜之乎持議者果饒具二臣之骨力而倖覬者亦逡巡退矣諸葛亮之言曰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至易名大事以人自有之生平還以應得之位置尤非成心可執有何低昂持議者果一秉諸葛之秤心而得者不以爲恩失者亦不以

爲怨矣於以佐刑賞之所未及闡幽冐之所未

彰凛

褒鉞於羣懸競榮名以爲寶不亦盛乎抑臣更有

請者閱禮部所發之冊多至六百餘人中間域於見

聞尚有一二掛漏如或其人果賢而偶未及列

名者合無於報部時通令各省直人舉所知另

具一单以補該部之缺畧仍聽覈實於該部是

亦周諮而不廢廣蒐之意也至若冊內列名多

人事跡未能盡確衆議豈必僉同以雜論定於

旦夕合無就學術事功文章節烈之尤著者特
先舉行以愜輿情餘俟從容酌擀補牘上
入詳慎而不至稽延之一法也統候
勅部施行臣無任屏營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六年六月十一日具
題十三日奉
聖旨議謚大典必詳諮確覈肖品易名方足闡揚風

勵這本語多可採禮部郎與晉符

禮科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為謹遵釐正文體之

旨酌陳補偏救敝之愚見以備

聖明採擇事頃禮部條列文體一疑奉

旨嚴飭人心廩廩惕於

告誡之方新慮無有踵襲詭僻自取罪黜而莫之省

改者顧臣反而思之華弊者常先其太甚而行

遠者須酌其無偏邇來嗜異之習心中於聰明

才傑者往往持之堅而信之確不有以盡奪其

所恃而降伏其心思發皇其耳目文不可得而
正也是以離經背傳者宜禁矣而所收者果亦
有得經傳之意併能化經傳之拘而讀之悠然
願解者乎詰屈聱牙者宜禁矣而所收者果亦
有抽獨繭之緒協和鸞之奏字字切脉會心者
乎牛鬼蛇神者宜禁矣而所收者果亦有理摺
程朱氣追秦漢堪爲一代之高文典冊者乎儻
因
功令頒布之始士子落筆戒心至相遁於淺率考

官藉口奉法反濫及於甲庸目前未足揚
聖化而美聽觀他日無以厭人情而埀永久恐不出
數年間炫奇吊詭之故轍浸淫復萌而莫可衰
止臣竊有所未安而不得不一推明者也然猶
從文字起見也有本焉蓋盛衰動關氣運而培
護先在人心臣覩十數年以來士子之文變士
子之心亦變矣目眩於旁趨曲徑之岐聽熒於
刑名法術之異其心邪故其發爲文也多縱橫
險軋之言今何以閑之使正在位之借箸無關

草茅之憂思日積其心蹙故其發爲文也多危

苦酸傷之詞今何以養之使寬宮室妻妾之念

早中於膏肓紛華靡麗之覩日損其氣志其心

淫故其發爲文也多妖浮纖眇之音今何以敦

之使朴昧君親之大義旣等於泛輩飾言色爲

逢迎不恥爲巧令其心僞故其發爲文也多欺

巳欺人之語今何以導之使誠此豈專恃晝一

功令可以勢禁力持亦不盡憑三寸管子爲能扶

衰起敝也是在我

皇上作人無數有蒸動一世之精神百執事政刑脩

明有爭先濯磨之願力本實茂而枝葉自生風

俗同而人文日絅彬彬郁郁之盛自此幾之矣

區區愚忱尤望

聖明時加意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具

題二十六日奉

原缺

禮科給事中臣淩義渠謹

題為法紀漸見陵夷目前實滋隱慮直攄狂瞽仰

祈

高深事竊嘗讀春秋一書約其指歸大都於名分紀

綱持之甚力尊卑貴賤之間斷斷如也鄭大夫

子產之言曰直均幼賤有罪似就曲直平分之

內微用低昂操縱之權以杜妨貴陵長之漸懍

懍有危心焉所以君子小人各安其位愛人易

使各守其防以共臻太平盛治自此義不明而

天下乃春春多故矣如近日焚掠成風處處見
告宜興溧陽不已遂安壽昌繼之雖孽繇人作
召致各有其因而變出非常蘊崇必非一日惟
是豪族汰侈相尚多藏誨盜有以生奸人之心
而公家科歛日煩剜肉醫瘡尤易觸窮民之怨
當事者既鮮曲突之謀幸餘救焚之力及時撫
定未至萬分決裂耳然一定而示定尚未可知
也顧安得施生傪死共凛
朝廷之威斷而強弱不至於相凌安得授祿分田悉

如古初之限制而貧富不至於相軋安得上令
下共遏提終事之大義而出入不至於相悖凡
此皆所爲悲後之圖以庶幾弭亂於萬一身任
地方者何不聞焉昔魏羽林縱火燒張彝第而
上不問高歡遂傾覆以結豪傑今海内之蠢蠢
者不少矣可復令犯上無等之事轉相傳播動
輙效尤乎此紀綱名分之宜飭在外者也若夫
都門首善重地固四民所仮以往來轉輸亦萬方
所覘爲蕩平正直者也乃邇以下情之壅匿而

擿發不得不嚴倘以擿發之權開而告密因之漸起辯冤者恒排闥而無忌越奏者雖胥禁而不辭僕豎可以侮家長厮隸可以舞本官市儈可以辱紳衿盜賊可以傲失主倒攬逆行勢將何底夫使人人有不安於下之心將難乎其爲上矣使人人有爭勝其上之意併難乎其爲下矣天下所以寧治而不亂者專恃此一塹界嚴尺寸罔敢踰越祇藩籬之可閑奚冠履之能極卽

九重之上安所藉以提挈萬靈役使群動也哉此紀
綱名分之宜飭在內者也統惟我
皇上謹持其端徐制其要權所自出期赫濯而堂尊
無聽天下好勇疾貧而來窺覦之漸意所欲開
務退藏以自固無俾人情揣摩幾倖而啓攘竊
之門如是則刑賞立而等威以章等威辨而民
志乃定將四方揭竿憤逞之形胥爲讓路讓畔
之侶不難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具

題十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朝廷法紀中外臣民共當恪守如有干犯凌訐的科道官不將指實叅處毋得但託空言該部院

知道

吏科右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滅賊已奏屢

旨收功務在乘時更祈

嚴勑責成無俾一誤再誤事臣惟草澤弄兵隨起隨

滅古所時有至正德之季寇起山東屠城掠地

更幾督撫而始殲之海上其勢不可謂不烈矣

亦何至毒流七省禍延八稔咆哮動地腥穢薰

天如日前流氛之甚者也

皇上毅然徵兵遣將刻期奏功海內想見震叠之威

延領太平之治日幾幾焉然而一鼓蕩平固在閫督剿之實著尤當悉彼己之情形揣時察勢有可得而言者夫挽弓挽強擒賊擒王古語有之誠謂出吾全力當彼渠帥脇從小醜不戰自潰無煩更衆耳今賊則不然一方有一方之隊伍一伍有一伍之頭目人自爲王未甞專倚一渠帥也分則各尋出路成鷹隼突擊之形合則迭爲聲援有長蛇首尾之勢我破一隊伍一隊伍再整矣我取一頭目一頭目復立矣可奈何

從來擣巢之說亦以深入虎穴攻其積聚內救
不暇無心外向此勝算也今賊則又不然無久
據之營壘無必戀之帑藏深山廣澤皆其嵎窟
也民房官署皆其宮室也萬積千倉皆其餱糧
也幼女少婦皆其妻妾也饑則擄而飽則颺韁
則逐而盡則散我兵出乎此而賊已之乎彼矣
我兵出乎彼而賊又不知何往矣可奈何勢之
難在賊者有如此若夫數年以來客兵驕蹇多
欲去兵恇怯不前往往守一大郡即不復顧小

縣護一城池即不復計村落以至一方解嚴隨一方告急一省失事隨一省報功苟且支吾釀成痼疾所以賊窺見我兵伎倆情事有恃持之急則棄牲口再則棄金銀再則棄婦女頻棄頻爭賊以此買路兵亦以此罔利而奸淫殺掠任其所爲東西南北聽其所之矣勢之難在我者又如此知其難自不宜有輕敵玩寇之心而知其難即可以圖其易更不宜持若剿若不必剿之局聞賊目前無遠圖不過嗜殺恣淫飽食醉

飲爲樂耳其酋輩各私所美好往往互相凌壓
仇怨頗多兼視兵事如兒戲令所掠婦女濃粧
坐馬沿路招搖種種皆可乘之隙也我將士果
肯齊心合算隨處設奇或伺其喙息則躡影長
驅使之饑不及食渴不及飲晝夜疲於奔命而
賊亦坐困矣或當其團聚則衝東擊西使之前
不及掩後不及救血脉猝然中斷而賊亦坐困
矣或因其狂逞則四面罝網誘之險隘歴歸一
處出銳師遮之使不得去而賊亦坐困矣今

路重兵彌亦以須巳及數月但聞所過繹騷怨
聲載路一切進取方畧至今杳然是終無凱旋
飲至之期徒成河上逍遥之局
皇上一怒安民之意謂何伏祈
嚴勑諸大帥明示以不滅賊則不得歸見在
簡書可畏將來
斧鉞有靈臟其必死之心隨歆以延世之賞庶幾有
進無退軍聲丕振而膚功不難立奏乎且近報
奴巳渡河入套賊影黨悉遁□關中若不趂此

大兵雲集之時一舉殄滅行且寇擾於內奴訌
於外彼此聲息未必遽能聯絡而勢儘足以相
煽三秦腹背受敵爲禍更無巳時天下事尚忍
言哉惟
聖明早留意焉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八年五月廿七日具
題二十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吏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里居見聞日異民心走險堪虞懇祈

酌用寛猛早爲收拾以弭禍亂以固根本事臣惟人心爲致治之本所藉以聯絡團聚者惟此君親上下之隄防未至決裂耳若聽之爲所欲爲而海内横流矣頃者江北流寇之變去臣鄉尚千里而遥目擊群情洶洶訛言四起市井無賴甚有延頸跂足以倖寇之一至者臣於是竊嘆人心之陷溺何至此極也豈上無善政以導之下

有惡俗以招之乎抑前有美利以餌之後有厲禁以毆之乎一郡如此江南諸郡可知一隅如此天下大勢更可知總因十數年以來旣驅之於兵革復重之以鞭笞而且攻取耗其朴心熜避亂其眞性天時與人事交湊而成此極重之劫運非一日矣爲目前計何以還其耕野蓺市之本業而俾之名纍所懷來又何以綱其顧妻戀子之本情而俾之亟認其故我此非可勢禁力争家喻戸曉全恃

九重周恤一念刻刻廻環於徑寸便已刻刻滲沒於
垓埏矣夫苞稂之侵已極陰雨之膏宜先臣則
曰其道莫若救之以寛也至如一等冒死輕生
之輩乘勢縱横借端報復者屢屢見告不必有
重大事情傷心宿怨尋釁搆隙輙逞毀巢破卵
之謀三三五五成郡動夥挿血要盟之狀以至富室
匿影深藏大戸斷租求免此種景象昔時駭爲
異變今且習爲故常矣地方官非不執法相加
其如愍不畏死接踵而起者何哉臣以爲宜

勦撫按今以後地方有仇殺焚掠一切舉動審究得
實即許將一二首惡加等處治庶足以寒奸宄
於既往銷伏莽於將來若但按律定罪仍聽綏
死獄中豈刑亂用重之至計乎夫水懦不若火
烈去莠所以存苗臣則曰其道莫若糾之以猛
也以猛以寬爲政原不能偏廢要在審時勢之
所極而陰陽操縱於其間惟寬不成其寛不與
以安身立命之地而民之黠者乃始自爲地矣
猛不成其猛第以鋤強扶弱爲詞而民之悖者

乃得以有其詞矣語曰民不可使知豈非萬世之明鑒哉今智尙鬻寇盜充斥職此之故若復聽其自聚自散而不實圖所以收拾之計是將胥天下而爲盜也於以戢禍亂而奏敉寧無日矣願

皇上自爲計臣可勝悚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八年六月十六日具

題十九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吏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等官臣凌義渠等

謹

題爲從諫如流者

聖主之美德愛

君防漸者忠臣之極思謹陳職掌一得仰祈

採擇重言路以尊

朝廷事六月二十五日臣等同官劉含輝票擬關係

最重一疏奉有言官參劾不法必確有的據部

院職同表率旣經奉

旨嚴飭何得但事瞻徇之
旨仰見
皇上因言責實求諫盛心但六科職司封駁苟有彈
劾失實應聽
皇上處分若申飭權歸部院則從此誰敢摘部院之
失者
皇上召對諸臣親賜擬票原爲愼重絲綸臣等因思
封駁之職益不敢自輕謹循職掌仰請
聖裁謹題請

崇禎八年七月初二日具

題初四日奉

聖旨朝廷設六科專司封駁政取據實直言前旨甚明其擬拾附和無當糾彈特著部院申飭務令交修職業何謂反制言路之權該部知道

此疏係王尊五掌科王穪特以予見署吏垣不得不推予居首耳得荷

聖度優容幸矣然觸忌招尤實階於此存此以志予

獲罪之辭不錄全文而止錄貼黄者所以示偉

不敢攘人之美也 義渠謹識

吏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廢臣幸邀

屢旨

聖主原無成心乞

勅該部設誠舉行無以疑畏延捱有辜

盛典事竊惟已開之

德意貴在善承未竟之

恩施不宜中格即如廢謫諸臣其罪之輕重故誤心

之誠僞公私材之大小偏全品之貞脆純駁久

矣如鏡之取影纖毫皆在我

皇上淵微燭照中矣乃銓部不問原案本情若何而

一槩混列事既失於精詳跡更嫌於朦狗安得

不逢

聖主之怒乎顧仍令將兩疏緣繇從公據實開列來

看郎臣同官朱玥所一疏復奉

旨著吏部恪遵奏奪似

霆威霜肅之下猶於廢遣各官不忘簪履之思焉夫

各官去

國之本末何可一例論也有緣事罷斥者有建言褫降者有嘗被糾彈者有引疾休致者有徙杖薄懲流徙重遣者其頭緒亦至龎雜矣竊以為欲得所以甄叙分別之法當統衆其生平而先論本體眞見質地高明何妨瑕瑜互見微覺言行兩截豈容蒼素混淆若椒蘭而及蕭非樹芳之計也次當程才力果具豪傑之幹自宜假以功名本是疏庸之資豈漫償以富貴若策駑以追駿非致遠之謀也體用既務兼收而推行尤

須次第或錄用有待而瀰罪宜先者應聽法曹之公議或事情已晰而
環召可望者徐俟
聖主之特恩總期
朝廷得一官一人之實用諸臣無不明不白之出處
皇上鄭重之意原自如斯何至因銓司詿誤併已布之
明綸而久虛之也哉今銓部動稱乏才每遇一番推舉未免咨嗟相告以臣處衷覩之網羅之所未

及堪備任使者或自不乏蓋識以練而愈長材從歷而得老一往輕銳之氣漸消落於阨窮困苦之中輸㓝竭盡之忱自勃發於悔過省愆之內勿謂悃愊無華者難投以艱鉅勿謂崎嶔自異者未諳於時宜勿因一眚掛議遽掩其生平勿因意見參差併訾其品行宋臣歐陽脩之言曰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夫亦謂材必待用而顯顧所置之何如耳誠得顛倒駕馭之術將何地不有其人何人

不獲其用惟是沉淪丘壑年復一年坐嘆日月

之如馳不覺精華之漸耿機會難得而易失往

往齎志以終身當亦

聖明之所心惻也夫辭晦辱而就顯名朝纍囚而夕

卿相古之人以此致其事功者多矣茲獨不可

倣其意而姑試之乎抑臣更有思焉目前所須

之

恩詔視往時奉行之故事則有間矣在廢棄諸臣已

不宜矜彈冠之色在臣等更何忍萌借題之心

惟期諸臣以在野久歷之困銜攄在
廷共効之薪膽今茲之得以從新淵夜者固屬
浩蕩之洪慈即前此之嘗以險阻艱難者孰非
愛勞之至意外廷方相與低回感嘆慮無以答
聖恩於萬一而又何恩之敢而也哉臣待罪吏垣事
關人材進退義難緘默竊見該部雖屢奉
明旨仍自躊躇郄顧似有因噎廢食之意輙不辭瀆
聒冒昧申
懇伏祈

勑下作速議覆施行臣不勝悚惕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八年七月十九日具

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屢旨甚明有何疑畏該部即開列具奏以憑鑒

裁

吏科右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欲杜欺蔽之端宜伸謇諤之氣伏祈

聖鑒採納事臣聞賞罰予奪者人主御下之大柄也

其予而忽奪奪而旋予不移時而賞罰並用使

人莫見其端倪者又所以神其不測之機權也

夫海內限於見聞之事中外不及徧燭之情何

一不藉言以達之

皇上而究竟所言者不過萬分之一耳然且躊躇於

心囁嚅於口心口不知經幾許推敲而始形之

奏疏則進言之不易亦可知矣臣方慮無敢諫之賞以導之前而何至懸失實之罰以絕其後也哉如頃者戶科給事中劉昌爲廢弁陳壯猷濫敘一節糾及樞臣隨奉

旨調外任用臣初以爲昌或失於詳覈未敢論言比見錢守廉與樞臣互相折辯兩疏而信昌之說非無據也臣等以言爲職卽使果係風聞猶謂聽之者足以戒言之者可幸無罪況昌所言陳壯猷一事本按臣勘敘之原疏槪入

告與捕風測影者不同且力持功罪之案實實關係封疆與摭拾瑣屑逞臆計奏者又自不同乎方今上下事事相蒙而疆場之欺蔽爲甚官方在在濫徇而武弁敘功之倖冒爲甚中樞之不能已見於天下矣蹟其本而及其末捨其大而摘其細舉朝方以是爲進言者惜而且辯疏一入調用隨之恐自此糾彈不及姦弊叢生聽其名實溷淆而功過倒置非
國家之利也恐自此調度乖方貽誤日甚馴至潰

決不敢行且身名俱殉併亦非樞臣之利也夫

旨既奉

旨調用則亦已矣其授之臺班而授以諫垣惟

命其奪之諫垣而予以外任亦惟

命為臣子者止有引咎未遑何官不可自効正不必

為一人爭功名也惟是目前所延跂而日夕以

幾者起廢之盛事累年所幾倖而不可必得者

賜環之

殊恩

皇上儻不難爲昌一人破例行之始而疑其失實則
落其諫職繼而信其無他則復其原官將見挾
私觀望者咸惕息於
宸嚴之不可度懷忠思奮者益鼓勵於
聽斷之本無偏以折姦回之萌以存剛果之槪以昭
舍己之公以成轉圜之美一舉而數善備焉伏
祈
聖明俯賜採納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八年八月十八日具

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劉昌已奉旨調用淩義渠不必瀆陳該部知道

吏科右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

宗室考驗授職事屬創舉謹遵會議

屢旨虛心參酌以備裁擇事臣惟事有至鉅而欲垂

之永久者當計其所終法有甚善而特剏自目

前者宜慮其所始夫

郡王子孫有才能堪任用者考驗換授官職此

祖訓也朗然與日星並揭二百六十餘年於兹矣

皇上實欲見之舉行寓賢賢於親親用意良厚而且

未即見之施行務令各衙門再三虛公詳駁爲
慮更遠臣謹按往籍所載如東平河間之善行
蘭陵鄴下之文采劉向李勉之事功皆足以焜
爍一代掩映來茲矧
本支緜緜以億萬計豈無
王國克生爲堪膺維城良翰之選者乎臣固知必有
其人以應之也第舉行在一時
垂憲在萬世創前人之所未有議不嫌於持重爲後
人之所可守理當酌其無偏以臣臆見所及言

之才能之必出於選衆選舉之必本於

王奏巡奏固也然有一番選舉隨有一番窺覦保無飾贋以溷眞遁於耳目之外者乎即法行之始奚好不甚相遠保行之日久而不滋濫猶乎恐因此借條畫以求自試工揣摩以希詭遇者必至趾錯

輦下而章滿公車又持何法以馭之乎此其當議者一也抑以才能槩言者虛無所麗之詞也才有大與小之分能有多與寡之別非考驗不見

也未識其人之面貌若何梗概若何而能懸一格以待之乎如懸一格以待之而能必其銖兩尺寸之不差大小多寡之悉稱乎此其當議者二也

宗才而出於科目俛首與寒士角一日之長則亦以寒士自待耳茲選舉在科目之外固依然

帝胄也官職有擬授之名又儼然

欽定之銜也高明者多感激思奮而中材或不克自持保無挾賢兼以挾貴寮寀不易何其顏色大

吏無敢議其短長者乎果爾則尊卑相臨之統竟自此一途格矣此其當議者三也至如才能而兼言文武尤屬可商夫文不待言矣武則非韜畧素嫻郎膂力獨絶實實堪當一面者遴舉中儻不乏若而人將遂畀以節鎮之重授以專征之寄乎果爾則親臣竟可以典兵無復微漸之防矣此其當議者四也臣竊從禮臣會議之後一一摠其所見如此因仰窺皇上焞睠一念靡所不周亦既尊其位重其祿同其

好惡矣而又爲之廣其轉用之途開以擬拔之路寄干城腹心於文昭武穆之內求四友十亂於

大宗小宗之間待之如此其厚則自待豈應獨薄一切構訐之囂風越奏之悍習其亦聞此而知所感愧翻然日就衰息乎

天于篤親至意與庶人不同

高厚之隆恩未可昧亦未可恃也敢因授職一事而幷及之統惟

聖明裁擇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具
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宗室才能堪用的考驗換授官職
祖訓昭然何云事屬創舉該部知道